

臺灣詩薈雜文鈔

連

橫

臺灣詩薈雜文鈔目錄

文 鈔

窺園詩集序·····	林小眉（一）
鐵礮碑記·····	陳望曾（二）
陶村詩稿序·····	吳德功（二）
東寧草自序·····	林小眉（三）
伯兄東寧草序·····	林履信（四）
寄鶴齋詩贊小引·····	洪棄生（五）
新竹張息六兄弟詩序·····	鄭家珍（六）
詩蒼紀辟序·····	林小眉（七）
閒散石虎墓碣辨·····	蘇菱槎（九）
寄鶴齋詩贊自跋·····	洪棄生（一〇）
科山生壙詩集序·····	丘逢甲（二）
林氏家傳序·····	林獻堂（三）
送陳耀亭歸北投序·····	陳祚年（三）

大觀書社記.....莊正（五）

萊園記（代林允卿作）.....梁成枏（七）

文存

先王父墓誌.....鄭克塽（一七）

傳記

梁鈍庵先生傳.....林資修（二〇）

遺著

釋華佑遊記.....釋華佑（二三）

雜錄

延平慶誕碑記.....葉山高行（二七）

紀李文魁.....陳鳳昌（三〇）

紀蕭瑞芳.....陳鳳昌（三四）

詩話

鐵峰詩話.....許天奎（三八）

尺牘

與雅堂.....小眉（四〇）

復雅堂.....灌園（四四）

臺灣詩薈雜文鈔

復雅堂		菽園	(五)
與雅堂		佑安	(五)
復雅堂		仲可	(五)
復雅堂		北崙	(五)
與雅堂		霞公	(五)
復雅堂		南溟	(五)
與雅堂		雲滄	(五)
與雅堂		南溟	(五)
復雅堂		吹萬	(五)
與雅堂		石子	(六)
復雅堂		了厂	(六)
紀事			
騷壇紀事			(三)

臺灣詩薈雜文鈔

文鈔

窺園詩集序

林小眉

嗟乎！衣冠敝壞，樊參軍何貧！妻孥凍饑，楊縣宰太拙！大造視才華如敵，我輩與文字爲奴。歷數吾臺耆舊：室望七星，而施耐公憔悴且老矣；居鄰萬鬼，而丘仙根牢騷至死矣！若許先生蘊白者，幼而奇窮，仕而迍邐，死且葬身絕域；吁！天之所以待詩人者，抑何若斯之酷耶？

先生沒之五年，其嗣君奉遺草將以壽世，而乞言以弁其端；健也晚陋，莫贊一辭。顧念右軍泛海，服食實偕許邁以修；尉佗居粵，昕夕以見陸生而喜。多羅樹下，清嘯如仙；北邙峰頭，長歌當哭。涼雲洗暑，共飛奇肱之車；古月招秋，同聽扶婁之樂。弓衣爭繡直講，繭紙傳鈔舍人；如叩負蹶，惟蛇憐蚺。是則杜陵入蜀，唯焚張籍之灰；東坡鼠荒，獨設魯直之像：又烏能不撫卷悽惻而明其概焉。

先生椎輪大雅，丹腹元氣。嬋娟不在貌，孰睇君如美人！傲兀不受憐，知何物爲名士！其爲詩也，紫光望氣，火珠驗經；鏡乎萬殊，約之至精；唯其博。挽歌野諺，古蕩

今肆；好好笑笑，頭銜自署：唯其達。冰壺貯月，玉盤承露；乾坤清氣，累劫不涸；唯其潔。伯龍題壁，司馬指山；偶作激語，亦有微言；唯其諷。愁鸞啼紅，病鶴唳碧；氣盪陽迴，作泥化石；又唯其情。於是條發荏播，微吐宮含；麗南朝之金粉，雄朔漠之山川；吾不知其曷爲使人仰也可歌、俯也可哭！悲夫！

芷蘭滿掬，原是不祥之芳；塊磊在胸，長積難消之物。後世我知，未詳何人；窮年自苦，只招大詬。先生已矣，誦茲遺編，引爲厲戒。君如再世，永爲沒字之碑；我悔今生，鑿破中央之帝！

鐵礮碑記

陳望曾

前清同治元年（壬戌），匪陷彰化城，勢張甚；匪魁饒虎晟擁衆三萬六千餘人，環攻阿罩務者三晝夜。時林公奠國及其男文鳳公率族中健者七十二人扼險轟擊，敗之，乃潰散；以至寡克至衆，厥功偉矣！今擊賊鐵礮尙存。望曾昔至其鄉，聞其語，復見其人，所知尤確。恐歲遠而或不足以徵信也，撰此書石，貽其後人，俾永垂紀念焉。

安平逸民陳望曾紀自香江之適廬。時戊午仲冬，距壬戌五十七年矣。

——以上見「臺灣詩薈」第二號。

陶村詩稿序

吳德功

昔太史公因窮愁抑鬱而著書，故「史記」卓絕千古。蓋人當患難之時，閉戶潛修以自消遣，洩其牢騷不平之氣爾；周子所謂「貧賤憂戚，天之玉汝於成」也。不獨著書爲然，作詩亦然。

陳陶村山長名肇興，字伯康；彰化人。通書史、工詩，名噪一時。前清咸豐己未，登賢書。壬戌戴潮春之變，攜子避亂山中，說陳雲龍、陳捷三率沙連六保反正，掃盡檣槍，吟詩自適；凡草澤之猖獗、官軍之得勝以及死難忠臣義士，皆發之於詩，名曰「東征集」，並前後所刊成四卷。其詩，胎息於少陵。蓋少陵因安、史之亂避地西蜀，以時事賦詩寫其忠愛之忱，人稱「詩史」；陶村所作，類此者極多。惜版久遺失，所印之本疊經變亂，存者無幾。予前有一部，珍如拱璧，不知流落何處，爲之惆悵久之。臺南連君雅堂，好古士也；家藏一卷。多方向借，思欲刊行，以垂不朽。嗟乎！士君子讀書數十年，以文章發爲經濟，名垂後世者幾人！即古近體詩之可傳者，亦寥寥罕覯。公因避難而成此集，詎非天之玉成之耶？

德功弱冠時，公掌教白沙書院；頻蒙教誨，又與爲鄰。既得此集，喜而不寐；令姪上花商之文社諸子，刊於「文藝叢誌」。

東寧草自序

林小眉

渡彼扶桑之水，還我海棠之巢；嬉處未泮，記意宛然。瓦觴薪榻，夢習魂恬；故歡初識，涼招寒集。自偶尙攜有鹿，逢人輒呼以貓。或問消息，不解若柳瘡；生有痼疾，大笑愛陸癖。鷗邊犢外，時復寄嘲；唱烏歌纂，奚能免俗！咄哉！蒼波萬片，渺長古其安歸！白月一稜，訴靈秋而何極！呻吟縱不無端，形跡恐已墜障。是稷稷胡爲者耶？今栩栩且獨奈何！

——以上見「臺灣詩會」第三號。

伯兄東寧草序

林履信

往歲，余讀兄所爲「天池草」「自序」云：「作世間閒言語，自知爲憂時者之舉人」。曰：「異哉！兄殆有所爲而發者夫？詩，豈特閒言語而已耶！」自「小雅」怨誹以降，迄於今二千餘載，功令未之促責也、勢利未之勸誘也，而貴至公卿、窮迫蓬樞甕牖之士，我歌且謠，作者輩出；雖其體製數變，而興、觀、羣、怨之義則一焉，夫豈皆無所爲而爲哉！昔司馬遷推三閭作「騷」之志，謂可與日月爭光；而「宋史」稱信國「正氣歌」諸篇，忠義見之於詞。然則三戶亡秦、胡元遠竄，庸詎非二子之伏其機而振其氣乎？然則作詩之旨，蓋必仁人志士有所不得於家國之際，而有其盛衰隆污、成毀新故、存歿聚散之感，憂愁幽思鬱之既久，一旦或觸於外而動於中，遂藉山川城市、月露風雲

、草木鳥獸以洩其綿渺淒婉、沈痛悲涼不能自己之辭。故千百世而後，讀其詩、論其世，未有不低徊歎息，黯然而嘯、泫然以泣，甚則投袂而起，徬徨乎無以自主，且將求其所以爲之之旨於千百世而上焉。余故誦屈原、文天祥之作，而知無用之用，詩道之所以難能而可貴者也。

兄幼而耽詩，凡古近載籍旁及歐洲諸著述關於有韻之文者，靡所不瀏覽。弱冠，南游印度諸邦；前年回國，足跡遍乎大江南北。舟車風塵間，吟詠無日或廢。秋初自燕京歸，杜門累月，復成「東寧草」一帙；自謂寫性情之旨，竊比於屈、文二子。余觀兄之爲詩，亦似未嘗以閒言語視之也；而「自序」云云，抑兄別有託意歟！然今者天方薦瘥，世變亟矣；兄年始及壯，而余則二十有六，天下事未可知。作詩以外，正有大可爲者在也。余今亦且將贊兄之說而斥詩爲世間閒言語，而望兄之不爲憂時者之畀人也！

寄鶴齋詩管小引

洪棄生

言以道意，言之工者爲之文，文之尤工者爲之詩，則詩貴矣。然而工者少、不工者多，知者寡、不知者衆；則方今作詩，有如衣繡夜遊，被者甚都，望者無色。彼雖自貴，人不貴也；惟是孤芳獨賞，闔然自章。三百篇之作、十九首之傳並姓氏而無聞，貴不貴，何傷乎！若夫作詩而懸諸國門、流之閭閻，汲汲焉唯恐人不見知，殆有類古董販夫

累重入市，向人求售，實徒供市人之指摘。彼云若者漢玉、若者秦金、若者宋瓷、若者宣德之銅，而見之者必謂某也贗鼎、某也譎觚、某也苦楮、某也含蜋；蓋求譽而適得毀、求榮而適得辱，其傷實多！然而貿行不已，拍張自如；遇什百手目之指摘而遽一二知音之賞心，則市古董者將遂得而償其宿願。彼刊詩之癡，夫亦猶是耳。自古著名大家以泊近今下中諸雜家，蓋無一人不供世人指摘，而無如指摘之者愈多，即其人之傳亦愈遠。故作詩之人亦祇姓名挂人齒頰，彼衆人意見、各人是非，何恤焉！

昔之人作文而覆醬瓿、作賦而蓋蘄薶者多矣，余之詩亦必無望有若桓譚之知玄；方今人不惜字，行當作昌谷長投圍溷耳。然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既有抑之而使入地者，安知無揚之而使升天者乎？況美者自美而人不知美，惡者自惡而人不知惡；莊生之達言，夫亦可作著卜矣。愚哀詩始弱冠，迄於今閱三十一寒暑，都爲四集：曰乙未以前「謏譌集」，凡八卷；曰乙未以後「披晞集」，凡八卷；曰「枯爛集」，凡九卷；曰「葦菌集」，卷帙未定。懼貽譽之恥，不敢盡詭癡之符；乃於中掇其什一，刷成四卷，弁曰「寄鶴齋詩贊」，聊自道而靳友朋。蓋非以求余之傳，將以求人之指摘也。

——以上見「滄海詩荷」第四號。

新竹張息六兄弟詩序

鄭家珍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而作也。間或託於勞人思婦以發其沈摯之思、纏綿之意，能使讀者忽驚忽喜、忽歌忽哭，不解其情之何以一往而益深者，此其中蓋有道焉。一曰天，一曰人。天以理言，人以情言。其可興、可觀者，理也；可羣、可怨者，情也。理之所在而情隨之，情之所鍾而理亦寓焉；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竹城張君謙六與其介弟息六，均能以詩鳴。謙六之詩清真，然出水芙蓉，自呈雅麗；息六之詩穠艷，然鏤金錯采，仍見性靈：蓋皆以天資而加人力者，其殆有三百篇之遺風乎！今謙六已矣，息六拾其遺稿，與己新舊哀爲一卷，顏曰「聽濤軒詩集」。癸亥九月，訪余於吳氏之館，出以見示！囑爲刪存，並序其梗概。工課之餘，披閱一過，覺琳琅觸目，美不勝收。爰擇其言尤雅者彙存之，計得舊稿十之六、七，俾付手民，以作扶輪之助。吾知斯集之出，人手一編，於松杉野屋之間、落日氣清之候，脫帽讀之、撚鬚吟之，當勝於王建羅衣之詞、子章髑髏之句也！其有不爲之浮一大白乎？

昔人云：「濁酒以「漢書」下之」！吾於斯集亦云。

——見「臺灣詩薈」第五號。

詩薈紀序

林小眉

山陰胡雲持云：『苟無所嗜於人焉，雖造物猶將不得而用』。無所嗜者，非其聖人

，愚焉而已。然世之逐所嗜者何哉？非苟殉美色、溺狂藥，則亦焚躁靡據，朝彈棋而暮或移情乎操梳焉、昨習射而今或失志乎縱獵焉。其能託騷雅之趣、契性命之正而又可大可久，則昔賢猶難，矧矣今人；中原已寡，矧矣荒徼！斯蓋爲能善擇其所嗜矣。

余客秋渡臺，連君劍花語余，謂歲月不聊，將乞文字之靈以甦其沈困！於是有「詩薈」之刻，月輯一集焉。余始也以君偶寄興於一時，旋或且怠且輟也。乃月之望，則見其編之首焉；歲之序，則見其編之續焉；曾幾何時，則又見其編之七、八焉。及今稽之，爲卷且周陽律陰呂之數。余因歎君之琢搜搔爬、勤無暫休，殆所謂能善擇其所嗜而可大可久以契其性命之正於騷雅之趣者也。以之觀殉美色、溺狂藥或彈棋操梳、習射縱獵焚躁靡據者，卽不至好蘭圃之視悅鮑肆，蓋亦南方鵲雛下睨嚇腐鼠者矣。雖然，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嗜宦邪，無勳名之冀；嗜貨邪，無商賈之資；嗜農邪，工邪，無耒耜之業、繩墨之利。而顧嗜咨吟咿嚶，效秋蟲，效春鳥以稍舒其憫惘錯越之心神，亦大可矜已！余雖喜君之能善擇其所嗜，而更悲君之舍所嗜外，亦不能別有嗜焉。

今秋，余侍家君來游博桑，劍花抵余書，索一言爲「詩薈」播刊昨日之紀。因綴斯意，遠質之君與與君同所嗜者；若夫爲浮廓陳贅之頌禱，當亦非君之所嗜聞，故不復云。

閒散石虎墓碣辨

蘇菱槎

閒散石虎者，不詳何許人；距法華寺北數武而近，有墓碣焉。蓋風日之所凌炙，寒燐衰草之所侵蝕，而樵童牧豎之所嬉遊而蹂踏者，不知幾何年月於茲矣。蘇子曰：彼何人哉！胡爲而至於斯耶？誠以其人不自甘於閒散，而當世悠悠，漫以閒散置之；豈特不自甘於閒散，而並不料其死於閒散也？不然，天下之人夥矣，閒散者固多，晦於閒散者幾何，何爲乎生以閒散爲號耶？嗚乎！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彼石虎者，豈非故李將軍之倫耶！

夫石虎者，潮陵之片石，而故李將軍沒羽之區也。將軍蓋嘗樹功於邊陲矣，特以數奇不偶，侘傺無聊，鬱鬱以閒散自晦；彼石虎者，豈其倫耶！吾聞明社既屋，海內騷騷。甲申以還，中外之將相大臣或竄、或亡、或殉節以死、或倡義不屈而亦死；而擁重兵於江北四大鎮者，其三且稽顙屈膝，負弩矢爲清師前驅。吾意同時必有廢籍宿將如故李將軍其人者，進既無蜉蝣蟻子之援，退又無衡門泌水之棲，六合茫茫，惟海東尺土尙足偷安視息，稍延旦夕之生；遂乃匿跡埋名，雜處於傭夫豎保之列，鬱鬱以閒散自晦。而彼傭夫豎保者，且不知其匿跡埋名也，則羣然以閒散呼之；彼且默默然受之。於是其姓名，遂長此不傳於世矣。昔者，周既定鼎，凡遭黎之在洛者，概著以「殷頑」之目；

「書」所傳「多士」、「大誥」諸篇是也。不然，天下之人夥矣，胡爲乎生以閒散爲名而死且以閒散爲號也！

或曰：法華寺者，故孝廉李茂春之夢蝶園也；彼石虎當時或與茂春有肝膈之交，而同抱其流離之痛也。嗚乎！理或然歟！

——見「臺灣詩薈」第十四號。

寄鶴齋詩書自跋

洪棄生

江山非故，賦哀郢以神傷；風景不殊，愴新亭而淚下。鵬啼鹿走之秋，麟獲鳳笈之地。將行吟乎澤畔，則楚江無湘水之蘭；欲贈答於河梁，則滄海有周原之黍。昔者承平之際，歌舞河山；今也離亂之餘，牢騷風月。一人之身，如隔世焉。

余自象歲，溺事浮華；歷年少長，謬窺時務；賈山上萬字之書，晁錯著五長之議。盧、駱、王、楊之時體，輕薄自慚；范、韓、文、富之謨猷，生平有志。然而，子通無磨盾之時，季子有敝裘之慨。關山失路，秋感張翰之蓴；雲水無情，春撫溫桓之柳。珠璣世界，慷慨已多；錦繡乾坤，惻愴不少。乃無何而鼙鼓破天，敦槃割地！岐下龍簾，猶垂夏陞；周南雉寶，先去秦關。珠崖棄而賈捐不言，象郡亡而田盆何問！斯時也，風雲變色，羽徵無聲。平子思京，祇吟「四愁」；梁鴻望國，空賦「五噫」！遁麟士於山

中，居逢萌於海次。蒼茫身世，豈徒伏櫪悲歌！陶寫性情，非復中年絲竹；蘇子瞻之樂瓊州、王摩詰之傷凝碧，非可比已！方今中原鼎沸、諸夏雲崩，棄章甫而文身，效朱儒以越語。土苴孔、孟，忘彝器於高勾；敵屢商、周、攬古書乎日本。莫延斯文一線，誰扶大雅雙輪！我亦忘懷，俛寢楊柯之榻；人將笑汝，坐穿范粲之車！手一卷書，哦七字句。耗壯志於鑑曲閑居，陸放翁之所深悼；寫豪情以「春花濺淚」，杜子美之所痛心！年華已暮，時世又非；守此蔑蔑，能無惻惻？

嗟乎！世一龍而一豬，人非驢而非馬；置我「歸奇、顧怪」之間，品余「島瘦、郊寒」之下。顧中山之柯，都已爛石；鑄九州之鐵，誰復釣璜？一挈金狄，再歎銅駝！元亮北窗，何詠「羲皇以上」！遊巖南畝，莫誦許由之東！模山範水之章，呼謝公作「山賊」；吹笛吟詩之韻，比老鐵於「詩妖」；昔猶有然，今何能免！西江派之黃甥，久已不傳；楚辭箋之興祖，人將鮮道！嗚呼痛已！

——見「臺灣詩薈」第十七號。

科山生壙詩集序

丘逢甲

逢甲字仲閑，號仙根；臺灣人。光緒間進士，官工部主事。乙未之役，移居鎮平，自號倉海君。民國元年，卒。